



文公昔日遭讒變

單鎗疋馬奔如電

當時輔從有何人

英雄盡是山西彥

山西美彥聚如雲

吞虹吐雨星羅胸

文臣高等擎天柱

武將雄跨駕海虹

君不見 趙成子

絲綸遠抱高千古

舌尖翻起三江浪

筆鋒掃退千峯雨

又不見 魏武子

炯睛藐視千斤斧

十指擒收北海龍

雙拳制服南山虎

狐毛狐偃盡璠璣

子推白季皆瓊瑤

賈佗畢萬珠璣藪

顛頤時春錦繡車

執鞭墜堯爭先起

製刃推鋒相翊羽

周流歷遍秦齊楚

自相激勵為股肱

譬猶虎嘯風自生

龍興四海有雲騰

古來真主百靈扶

朝陽將出鳳鸞舞

要知重耳能成業

皆在諸臣抱英武

忽聞金鼓聲振重耳又疑追兵攻城荒忙與數十從

臣出奔柏谷晉地名謂狐偃曰試卜之奔何國為吉

偃曰不必問卜夫齊楚路遠而望大不可因困以投

不如且回翟城重耳曰翟近晉國伐兵必至偃曰翟

雖近晉而不與晉通且翟人多怨汝父侵暴但厚恤

翟民以圖大事可也於是遂奔于翟翟城百姓皆願

與出力戰守却說賈華既逐重耳遂率兵至屈伐夷

吾吾問其臣卻芮曰吾欲亦走於翟與重耳同處何

如芮曰不可兄弟同難其後必爭不如走入梁小國

也梁近於秦秦與晉婚姻之國日後或見有助夷吾

聽罷遂同芮走入梁賈華追夷吾不及回秦獻公獻

公欲起大軍伐翟梁群臣皆諫曰父子無絕恩之理

今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出奔外而必欲殺之恐見笑

於隣國也公意稍回曰今群鼠狐謀謂衆子也不可

留于國內傳令盡逐公孫宗族詔立驪姬之子奚齊

為太子令上大夫荀息傳之群臣見逐公孫宗族而

立奚齊皆稱疾不朝亦有辭官去位者不知晉國政

事畢竟如何

批 只一法為折按一門有肉根

晉里克謀弑二主

獻公自立奚齊之後文武辭職無人共理國政朝夕與驪姬宴會一日公有疾姬泣口上遭子孫之亂盡逐公孫宗族而立妾之子一日倘有不諱眾公子奔外者挾隣國之兵來伐使妾子毋將靠誰人公曰夫人不必憂念大事已付荀息矣於是召息息人後官問曰寡人今立奚齊為太子使兩傅之倘寡人死後重耳夷吾必招秦楚之兵前來爭位斯時大夫如何處之息對曰臣荷主公厚恩今以太子托臣臣當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設使國有大亂臣以死保

之。公大悅謂姬曰荀子靜在汝。必勿慮言訖而終。

息奉獻公之命立太子即奚齊即位群臣朝賀加荀

息為上卿里克退朝來見丕鄭曰主上有長公子在

外者而不立而立嬖妾之子此事若何定奪鄭曰此

事全在荀子靜不知叩子靜之意而謀之二人遂往

荀息府中。息延入克告曰主上晏駕公子在外子靜

為國大臣今乃不迎重耳夷吾嗣位而立嬖人之子

何如且重耳夷吾申生此三人之從者怨奚齊子毋

入於骨髓一聞主上晏駕奚齊即位必挾秦楚之兵

而入子靜何安息曰吾受先君遺託而傅奚齊則奚

齊是吾之君吾不知更有他人使二公子引秦楚之

荀息荷
息帶秋
差矣

此兩言

此平刊國志事 卷之四

漢典齊
子次

三怨將
作息將
何如

兵而來吾受一死而已二人百計勸諭之荀息終不肯聽二人出克謂鄭曰吾以子靜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之既堅執不聽奈何鄭曰彼為奚齊吾為重耳皆是國家之事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次日入朝里克使殿前將軍祁舉率衛士伏於承德宮外奚齊正欲出朝祁舉殺奚齊於宮外里克遂揚聲曰奚齊子母讒譖公孫宗族皆由梁五優施可斬此二賊然後定君之位祁舉遂率兵入後宮斬梁五東關五優施正欲逃出被里克揮劍斬於階下荀息在朝門外聞事變仰天嘆曰吾受先君遺託不能保護太子留我何益欲觸牆而死驪姬忙遣太監密告曰大夫受

襄公子
卓子朝

息為國
正卿不

託孤之命况太子既死汝死無益不如更立卓子君卓子奚齊同母弟以討里克祁舉等罪息聞此言遂趨入朝率群臣立卓子為君里克丕鄭不朝驪姬告荀息曰群臣皆食君祿而里克弑君不朝其罪合當赤族大夫宜為國家討賊荀息遂令中大夫叔堅山祁率兵圍里克丕鄭之府時群臣皆不願立驪姬之子叔堅山祁雖受詔捕里克丕鄭眾軍逗遛不進却說有人早報里克里克與丕鄭忙率家人入朝遇叔堅山祁之兵於月光殿克大聲曰驪姬譖殺申生盡逐眾公子爾等平昔食君祿者也今反為賊使令而欲害忠臣乎叔堅山祁二人聞克之言咸擲戈於

能明禮
義以格
君心之
非一日
禍至身
心徒爲
入下快
辱

地曰大夫有何高論某等願受約束克曰願公等友
兵殺卓子攻取驪姬之徒于是叔堅率兵殺入殿上
斬卓子於座下荀息見卓子被誅亦觸階而死
後人有詩云。

荀息忠貞似烈霜。

履危蹈險負纒常。

一朝同死雙君命。

留得清名萬古香。

荀息之
死里克
爲之

里克既誅卓子凡助驪姬之徒盡收斬之群臣議曰
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先君公子皆奔於外合迎夷
吾而立之里克遂令下大夫慶鄭奉駕往秦迎夷吾
却說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男一女皆孕十
月伯使太史招父卜之曰此孕當生一男一女

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夷吾遂名其男曰圉是時聞父
一死國亂將及國爭位恐無甲兵梁伯使其朝秦借兵
秦伯款留之夷吾泣曰先君信嬖妾之讒殺戮骨肉
今聞父死而驪姬作亂望侯伯念秦晉之好假二旅
之兵送其返國天若助其得嗣父位決不敢忘秦伯
令退容與群臣商議夷吾出秦伯問於蹇叔百里奚
此二臣皆曰主公乃晉獻之壻况定君討亂隣國之
職何爲不可公孫枝曰不可夷吾懦弱不能續位重
耳爲人雄畧他日若知秦助夷吾必招齊楚之兵與
秦結怨秦伯乃召夷吾從臣卻芮問曰公子入晉承
位將誰爲倚卻芮對曰臣聞亡人謂夷吾也出亡在

外故曰：「人無黨有黨則有讐。夷吾弱不好戰，今明公念親之故，假兵助之，使其得承父位，必當以土地謝秦。秦伯悅，宣夷吾曰：『公子歸國，得正大位，能以幾里之地與吾秦乎？』夷吾許曰：『人皆有國，我何惜愛焉。』使夷吾得正晉侯之位，即當以河外五城謝之。遂令卻芮當殿立券，以東至虢界，南及平山西，及解梁城為界，呈與秦伯。秦伯大悅，即日令公孫枝率兵三萬送夷吾歸晉，畢竟如何。

批 借此之况，風色順歸心，日挽水東流。

夷吾謝秦伯出朝，其姊穆公夫人送之，曰：『先君信讒，致使骨肉東西，今弟歸國而承大位，念同氣之義，昔

君逐出之，兄弟皆要收入朝，廷母令相傷手足，夷

吾再拜受命而出，大軍望晉而行，行至高粱，晉之患

名也。前面塵頭蔽日，戈戟層層，秦兵以為晉兵來拒。

列開陣勢，以問來者何人，兵見來兵當先者，乃蚕眉

鳳目，虎背狼腰，紅袍金甲，手舞雙刀，向前以荅曰：『吾

乃齊國大夫，賓胥無也。』子桑曰：『大夫欲往何處？』無曰：

『吾奉齊軍師之命，督兵往秦，迎晉公子夷吾歸國，定

位。』子桑與夷吾聞說，即下馬相見，具其由以告，胥無

大喜，合併精兵前進，將近絳州，晉之文武聞知，皆出

郭迎接入朝，即日夷吾遂即諸侯之位。是為惠公。大

賚群臣厚待，秦齊之將遣歸，囚驪姬，赦百姓，特里克

先景 番好

子

既而皆

不鄭叔堅祁舉共華賈華彙虎特官山祁此數子自謂有迎惠公之功出入朝廷傲慢無禮卻芮告惠公曰里克雖有迎立之功其傲慢朝廷久後必爲主公之患請早除之惠公曰人有大功于我奈何殺之雖欲殺之難以爲辭芮曰里克弒二君殺一大夫此罪極大何懼無辭惠公不聽芮曰里克權重勢熾今不早圖奚齊卓子之禍臣不敢保矣惠公次日設朝謂里克曰子爲國家出力討亂反正使我無子則亦不得至于大位雖然子爲晉卿弒二君而殺一大夫其爲爾君者不亦難乎里克仰天嘆曰古云兔死狗烹理之當然今主公欲以罪加於臣何患無辭乃以此

挾臣臣敢不從命遂拔劍自然而死

批 自取清辭一命亡

後人有詩云

里克人臣弒二君

夷吾賜死金鑿殿

雖然爲國亦強兇
始信奸謀天不容

又史臣贊曰

雄哉晉里克

馬知弒主憂

仗劍于金殿

秦穆公救晉饑民

志壯少宏謀

在生雖昧道

雄哉里克高

視死等鴻毛

但識寧邦樂

視死等鴻毛

卻芮曰里克雖死其黨尚多宜速盡除以免後患

實而
不報
實而
不報

公即令呂甥卻稱率兵收丕鄭叔堅等七人悉斬於市。丕鄭之子丕豹奔秦其餘家口盡行遭戮。豹至秦秦伯問其何為而至。豹曰：晉侯晉許大王五城以謝歸國之恩。今既得位聽卻芮之言背大王之德而不肯割五城之地。臣父與里克等苦諫晉侯不納友誅。臣父與眾大夫望大王加兵問罪。一伐背德之罪。二與臣父報仇。臣願當先秦伯問蹇叔等以為何如。蹇叔曰：晉侯雖背前約姑容數年。今若聽丕豹而起兵乃助臣伐君其義不可言。未畢報晉大夫慶鄭至秦伯宣入問其來故。慶鄭曰：晉都饑饉百姓流離秦晉侯命告糴於秦。望明公念百姓皆赤子開倉許之。

伯問於群臣。公孫枝曰：晉侯背主公之德而不割五城入秦。今值饑饉是天禍也。若乘饑饉之歲百姓凍餓而征之。晉破必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列國之道。豈可幸人饑饉而伐之乎。秦伯亦曰：晉侯失義其民何罪。秦晉百姓皆吾赤子。豈忍乘饑饉更加以兵火哉。遂令大夫子冷率舟五十艘載粟三千斛自雍至絳。秦地名前後相繼。號之曰泛舟。之後此秦穆公君臣第一好處也。後人有詩為證云：

晉惠無恩背舊盟

穆公不念但存仁

遙遙千里泛舟役

曾向絳州活萬民

子冷泛舟入晉。與慶鄭來見晉侯。晉侯大悅。厚待子冷。遣歸。遂令慶鄭放粟以賑饑民。百姓始安。是歲冬。秦都五穀不熟。百姓亦有流離。公孫枝曰。昔者晉饑。主公曾濟以五十車粟。今都內饑饉。何不遣人告糴於晉。穆公然之。遂令子冷往晉求糴。子冷至晉。具秦伯之命告晉侯。晉侯辭曰。敝國去歲饑饉。百姓流離。今冬稍熟。百姓亡於外國者皆歸。故里僅能自濟。難以奉命。子冷曰。秦晉親隣之國。約在患難相恤。昔者明公以河外五城許報我主。今又背之。臣主不念舊惡。又賫粟以濟晉饑。此固相恤之道。今秦饑告糴。明公不許。是無親鄰也。晉侯曰。大夫請退。容與群臣商。

晉不
思之
舟之
受乎

子冷出。晉侯問于群臣。慶鄭曰。主公受秦伯厚禮。而閉粟不與。大不可也。晉侯遂令慶鄭發粟三千石入秦。報德。忽堦下一人。昂然而進。曰。不可。不可。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晉既背秦五城。秦人怨入骨髓。但歲饑。謹糧力不繼。所以不加兵伐。晉侯若送粟于秦。秦必用此糧發兵伐晉。是助秦之強也。依臣之見。吳若將錯就錯。閉粟不與其禍。可遲數歲。公視之。乃母之弟國舅。號射也。惠公然之。遂止。慶鄭退。子冷不輸粟于秦。慶鄭出朝。謂太史郭偃曰。晉侯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俱失。其禍至矣。郭偃曰。今秋沙塵山崩。明年晉國必亡。二人則則

晉地名

崩。明年晉國必亡。二人則則

而退却說子冷回報秦伯秦伯大罵無義匹夫群臣誰敢率兵伐晉蹇叔曰晉兵甚銳非主上親征不可不其悔控馭秦伯然之遂以蹇叔百里奚為左右軍師使不豹公孫枝為先鋒子冷公子繫為保駕大發精兵二十五萬即日殺奔晉來不知勝負如何

批 出固其資入用至流滅公孫系三施而不報

公孫枝獨戰六將

秦兵既出哨馬報于晉侯晉侯遂問群臣曰秦兵無故興兵侵界誰敢引兵拒之慶鄭曰秦兵為主上背義而來何謂無故今依臣見只宜遣使講和不可拒戰晉侯怒曰匹夫敢在吾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

風以吾百萬之兵斬秦兵勢如破竹豈可與之講和

哉喝令先斬慶鄭然發兵出敵慶鄭再三哀丐留命

魏射曰慶鄭言雖不遜奈正在興兵之際不可殺一

大夫姑赦其罪令從出征勝則赦之敗則殺之不遲

晉侯准奏令韓簡為先鋒梁由靡副之蛾析步揚為

左右隊慶鄭魏射為保駕大率精兵三十萬出絳州

拒秦文武各送出城晉侯所乘之馬高有丈餘紅鬣

銀尾名曰小駟正登戎車其馬悲嘶不已慶鄭又諫

曰古者王侯出征必乘本國所產之馬故其馬生在

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服習道路所以戰無不克

今主公臨大敵而乘異產之馬恐不利也晉侯叱曰

馬行 不利

義
少
士

小駟此吾所愛不必多言。大軍遂望秦而進。遇于韓原。即今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也。相去三十里下寨。

次日晉侯使韓簡挑戰。秦使公孫枝出迎。二人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引兵各回本寨。晉侯問韓簡曰：「秦兵之勢如何？」簡曰：「秦兵雖少，然皆深怨主公，閉關背義，其鬪志勇於我兵十倍。」晉侯叱曰：「焉有是事！我當親戰。」次日兩軍對陣，填然一鼓。晉侯搶出身披紅袍，金鎧頭戴珠嵌寶盃，手挺長鎗，身跨小駟，遙謂穆公曰：「軍旅之間不能施禮，穆公亦披金鎧戴珠盃，亦在馬上欠身，答曰：『舅舅休怪，衣甲在身。』」晉侯曰：「昔蒙公恩，未敢有忘，今乃與兵犯界，是何名也！」且晉國雖

持不利
多馬不
逃

小雄兵亦有百萬。明公早退，不夫秦晉之好，不退難免。挺戈相擊，穆公聞言大罵無義匹夫，一為敢鼓巧舌花唇，遂數晉侯之罪。晉侯大怒拍馬直取穆公，聞不十合。晉侯馬不慣戰，敗兵南走。穆公追至大象山，在韓原縣。下晉兵四集，左步揚右，蛾誓前韓簡後慶鄭。交戰穆公困於山下，忽山後喊聲大振，一隊人馬當先一員大將連叫晉兵不得有傷吾主。晉兵視之，秦將公孫枝也。枝乃秦之猛將，兩膊力有千斤，使雙枝畫戟舞動如飛步揚衆等。見枝來得驍銳，四將持四般兵器，舍穆公來戰。枝不戀戰，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前後遮欄引穆公殺出，四將

真是個
驍勇之
將

齊追枝且戰且走。不上五里。晉將梁由靡號石父引兵攔住歸路。枝雖身披重鎧。奮發精神。獨戰六將。六將雖困住。穆公見枝驍勇。不敢近前。自午至酉。晉兵漸漸圍至。數重枝告穆公曰。晉兵大至。不可久停。乃脫重鎧。以蓋穆公。舞雙枝戟來戰。六將六將一齊迎敵。殺上三十餘。合梁由靡挽起神弓。望穆公端發一箭。穆公倒翻落馬。步揚輪刀便斬子桑。子桑大喊一聲。先斬步揚于馬下。救起穆公。走上二里。五將奮力來追。忽聞大象山北喊聲大振。一起步軍約三十餘人。各各推鋒製刃。殺至子桑。以為晉兵舍五將來敵。步軍步軍曰。將軍勿動。吾來救駕。子桑知是救兵。令

命在呼
子桑
亦壯哉

保穆公前走。自來勒轉馬頭。攔住晉兵。鑿齒圍時。深似搏山虎豹。揚眉橫戟。有如混浪蛟龍。大喝一聲曰。誰敢當先者。斬千萬段。晉兵見枝勇猛。逡巡不敢近戰。桑又大喝一聲曰。願戰者當先。何故遲延不進。晉兵自相驚懼。披靡逃回。子桑亦不追上。按住畫戟。挽起百石神弓。望韓簡端射一箭。韓簡落馬。蛾督救起。而逃。三軍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子桑大殺一陣。奪韓簡之盔甲。而後還。後人有詩云。

晉兵
百石

秦晉交鋒大象山

子桑臨敵獨盤桓

雙枝戟動兵心落

百石弓開將胆寒

出入韓原龍滾浪。

折衝晉陣虎歸山。

穆公不有英雄將。

爭脫重圍奏凱還。

此一後也秦可

子桑既保穆公出寨子冷丕豹等皆引眾兵來會穆公顧諸將曰寡人此陣若無子桑險送命於韓原矣令子桑解下衣甲身上矢石之傷血流浸透重鎧穆公看見嗟嘆不已命排筵宴重賞子桑不知後事如何

批 昂 左 詳 叙 子 桑 亦 壯 哉

韓原山秦擒晉惠公

馬 秦 表 海 花 往

穆公宴賞子桑酒後大悅曰吾有子桑何憂不破一晉乎遂號子桑為虎翼將軍賜賚甚厚子桑曰此皆

之 主公之福與此步軍之力也公召步軍問其是誰何

故敢來救駕步軍曰臣等岐下 陝西岐州 野人也昔

者大王走卻良馬一疋臣等收而宰之後人告發於

大王大王寬恩赦臣等之罪且曰食馬肉不飲酒則

傷命又賜臣等之酒臣等感德不忘今聞大王發兵

伐晉故來効力及聞大駕被困是以舍命解圍穆公

大悅曰原來汝是城南野民方友良也遂令各賜酒

食收在軍中備用。

後人有詩為證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

晉甲重重困穆公。

當日若誅收馬士。

今朝焉得脫樊籠。

又五言一律。

布德休嫌小

施恩勿斬長。長施長獲福。

小布小臻祥。

盜馬雖微事。懷仁實不忘。

一盃救命酒

解却穆公傷。

百里奚曰。晉兵得勝。明日必挑戰。公曰。何以破之。奚曰。我寡彼衆。難以久持。只宜設計以破之。乃召丕豹。問曰。秦兵伐晉。本代汝父報仇。汝能効一陣之力乎。豹曰。父仇不共戴天。惟君師之命。敢不致力。奚悅。遂令引一枝兵。伏於韓原西北。汚泥澗畔。聽舉火爲號。出擒晉兵。又令公孫子桑。領一枝兵。伏於韓原山下。以截晉之救兵。又令子繫子冷。各引兵五千。從晉兵。

寨後抄出。奪其糧艸器械。又令方友良等。率鉄騎五千。保穆公。大駕親自挑戰。分付已訖。諸將各依計而行。百里奚與蹇叔在大象山頂舉火。號令諸將。次日。晉兵果來挑戰。穆公披掛與方友良等出馬。晉侯聞穆公又出。欺其怯弱。便出轅門外。更不打話。輪刀直取穆公。穆公迎敵。殺不數合。穆公敗去。晉侯拍馬後追。穆公且戰且走。百里奚在山上見晉侯追入汚泥澗。放火烧山。秦兵四起。丕豹引兵迎穆公。渡澗。其中泥深數丈。韓簡慶鄭與晉侯追至。馬不識其深淺。三馬正欲跳澗。力不遠躍。一齊陷於汚泥。丕豹與壯士拿下三人。梁由靡。虢射聞晉侯被擒。正欲殺來救駕。

被公孫枝當住來路斬由靡於馬下。虢射抵死欲進。小卒在馬後告曰。秦兵抄入大寨焚吾糧草。將衣甲器械盡奪而歸。射又抽兵救寨。子桑追於後。子冷子繫欄於前。二將夾攻虢射。斬其副將軍夷射。力戰而出。秦兵左右衝突於韓原山下。晉人首尾不能相救。射率敗兵而歸。穆公囚晉侯君臣西歸。秦子桑斷後。奏凱回朝。穆公議殺晉侯公子。繫曰。夷晉逆我大多。宜殺之以霸天下。公孫枝曰。秦晉親隣之國。不可太甚。只令晉侯以其太子入秦爲質。放晉侯反國。則天下諸侯感德服威。霸業必振矣。群議紛紛。穆公不決。令囚晉侯君臣於靈臺。以待商議。須臾穆公夫人聞

囚晉侯至。與其一二子。螢玲二女。簡壁披麻號哭待罪。於殿下。穆公不知爲何夫人。曰。天禍晉國。故使晉侯得罪於主公。妾與晉侯骨肉之念。故妾子母披麻待罪。萬乞念先君舊好。以宥其愆。如果欲戮之。妾願代死。穆公聞之。大笑曰。吾與晉侯姻婭相待。豈至重辱夫人。何必如是。速請歸宮。吾卽送還夫人。與子女謝恩入宮。漢都護大夫劉向有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議之

遂釋其弟

又有詩云

此評列國志傳

卷之四

三

夷吾背義陷秦囚。

晉國山河一旦休。

姬氏不行手足念。

焉能脫厄復歸侯。

近臣奏周天子遣使到秦穆公宣入使曰天子以晉
爲周至親雖觸犯大國望公釋之穆公受詔召晉
侯入朝設大宴以待之酒將罷穆公問曰舅伯置怨
於孤是以孤邊舅伯會之茲欲奉駕返國誠恐舅伯
動兵報怨倘不棄秦晉之舊敢求太子入秦孤當以
女妻之使兵戈兩釋復尋舊好何如晉侯欠身荅曰
唯命是從韓簡慶鄭等侍側聞穆公之言皆三拜稽
首曰明公此言實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共所
聞知臣等敢拜下風晉侯遂命卻芮歸晉令呂甥奉

太子入秦待質呂甥聞命卽與太子名入秦來見
穆公穆公問曰使者爲誰甥曰臣絳州人氏姓呂名
甥字子金見爲晉朝中軍大夫蒙明公所詔臣奉太
子入質公問曰汝國失君百姓和乎對曰不和公曰
何也甥曰君子愛其君欲朝秦而報德小人耻失其
君欲朝秦而報仇是以不和穆公嘆曰若子金可謂
善爲使矣遂以次女名妻晉太子放晉侯君臣而
歸且曰孤聞晉國自戰韓原以來歲又荒饑百姓遭
兵火而經凍餒吾怨其君而咎其民復令有司給粟
二千斛贈晉侯歸國以賑百姓晉人皆踴躍拜謝此
是穆公第一件好處也

潛淵讀史詩云。

五霸爭雄尚詐謀。

穆公獨以德相酬。

韓原一戰將亡晉。

輸粟安民異眾侯。

晉惠公既歸復位群臣朝賀晉侯曰寡人戰敗入秦有辱社稷。號射奏曰主公馬陷污泥之時慶鄭不救。是以有此一敗。今復大位當賞功罰罪以勵將士。又宜繕治甲兵屯積糧草以圖報怨。晉侯然之。遂令武士押出慶鄭腰斬不知性命如何。

批 貳而執之 服而羞之

重耳週遊六國

惠公獨斬慶鄭其餘文武各加一級令卻芮韓簡開

夫將與
之誰能
廢之

於絳州以招天下壯兵以圖報仇却說重耳初本在狄狄侯見其狀貌非常乃以二女事之重耳受其長女季隗以少女叔隗妻趙衰居十二年季隗生子長曰伯儵音疇次日叔劉叔隗生一子名盾即趙

盾既而趙衰狐毛等告重耳曰歲月難留公子安居於狄耽樂而忘返日何以能成大事重耳然之入告其妻曰吾將遠適秦楚結連大國歸晉子宜盡心撫育二子待吾二十五年不至子可再嫁他人季隗泣曰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已二十五歲再過廿五年公子不至妾當老死地下焉敢再適他人重耳悅於是季隗叔隗各携其子舍泣以酒來餞季

就木請
符

隗曰。公子保重行裝。勿以小妾爲念。宜當力圖恢復。言罷。淚下如麻。乃奉卮酒而歌曰。

侍立閨闈十二年。鳳鳴凰應擬周全。

豈期琴瑟聲音絕。美滿恩情各一天。

重耳接酒亦有含淚之意。乃賡歌曰。

自結絲蘿擬百年。風流豈有不週全。

男兒一舉三千里。怎效區區處一天。

管別

歌罷。囑季隗與叔隗曰。汝等盡心育子。不日歸國。必以車馬來迎。二女泣淚扣住馬首。似有不忍相別之意。魏犢厲聲曰。大丈夫橫行天下。將欲掃盡內患。以圖大事。何必揮涕洒淚。以與兒女子相戀哉。重耳乃

叱轉馬前行。直奔於衛。衛文公不迎入國。忽一人從外進曰。晉衛同宗之國。今晉公子逃難于此。主公何不出城遠迎。公視之。乃上卿甯速。字子莊。公曰。邦微土薄。無足備禮。速曰。臣觀晉公子狀貌非常。况其從者皆超世之士。久後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若得志。諸侯則耐有德而伐無禮。今不欵待。日後悔之不及。文公不聽。令閉城門。勿納重耳。在城下候衛侯出接。見其不出。又閉城門。大怒。與從者奔曹。過五鹿。衛地名。糧盡。將士疲困。魏犢顛頡進曰。衛燬。文公名。無狀。既不出城迎接。又不致送糧料。我等願打入城去擒此匹夫。重耳叱止曰。二公是何言也。我乃亡國之徒。焉可

美善受

七平川

責禮于他人乎。犇頡曰：既不許入衛城，標掠村落，劫此糧米以助朝夕，何如？重耳曰：我寧受餒，決不可行。此事犇頡怒曰：男兒漢焉能縮手受餓？又行數里，見一起飡午於隴上。重耳令狐偃問農夫求食，田夫問曰：客從何來？偃曰：吾乃晉之車上者，乃是吾主久出糧盡，願求一食。久後，効報田夫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資，而問吾求食乎？吾村庄小夫焉有其餘而丐你耶？遂飡不荅。偃曰：縱不能週濟，可賜一器與吾主乎？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飯則無矣，土則奉承。魏犇大罵村夫焉敢辱吾主，攘其鋤器，將鞭之。重耳在馬上亦令鞭之，偃止之曰：土地國之基也。今天將賜得國

之。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下車，拜受田。夫不知其義，乃群笑曰：此誠痴人也。魏犇與顛頡亦曰：子犯何得痴引其君耶？後人有詩云：

土地應爲國本基

皇天改賜吉人時

高明子犯深知意

愚昧魏犇反笑痴

重耳登車，忍饑入曹，困乏難進。衆從者於野外拾菜根而烹之。重耳饑甚，介子推乃割股肉烹而進之。重耳曰：子推此食爲何而得？子推曰：臣股肉也。重耳起拜曰：將何以報？推曰：臣聞主辱臣死，今公子乏食，皆臣等之罪，不敢望報也。

重耳者
孝子也
重耳亦
謂股平

後人贊曰。

主君不可困。

膚髮不可傷。

君子貴行權。

吾身在君傍，割股濟君危。

賢者不爲狂。

車馬入曹寓於曹大夫僖負羈之家。僖負羈引見曹共公公謂羈曰：吾嘗聞晉公子駢脇，吾未之見。今日至此，何計能觀其脇？羈曰：此事甚易。主公但可致香湯，與之沐浴而得見之。公遂令羈倍其浴，羈告重耳曰：吾主以公子遠涉泥塗，令羈奉倍沐浴，不知可乎？重耳曰：承子厚意，何敢不從。羈遂與重耳退而沐浴。其趙衰、狐毛、董恐、曹人、行詐，皆仗劍而從之。既謝衣沐浴，羈見其兩脇肋骨果駢爲一片，大異，回奏共公。

曰：晉公子果駢脇，重瞳非是。久居人下者，公請效之。共公曰：曹小國也，又乃居列國之中，往來奔走之，公子何國無之？若一一待之以禮，則國微費重，那得許多錢糧？遂不聽羈引公子至宅，列坐各叙往事。其趙衰、狐偃、董皆拱手侍側，負羈之妻呂氏聞重耳之聲，大如洪鍾，私向簾內窺之，見其眼目重瞳，儀容魁偉，又見其從者，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知其必爲好人，乃私告負羈曰：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有國相之貌，以衆國相相一賢人，久後必然返國得志。返國得志，則曹君今日不待之咎，必先見責。子宜以禮重待，可免久後之患。羈喜曰：正合我意。遂大鋪筵席，以待。

重耳與其從者。酒至半酣。羈起告曰。公子辱臨敝國。愧曹小邦。不能少駐車駕。聊備白璧一雙。黃金一鎰。粟麥五十斛。少供行李之助。重耳答曰。有勞大夫。重耳何敢妄受。負羈請之。再三。趙衰告重耳曰。承大夫厚賜。公子可取以容。再謝。重耳再拜受之。而返壁。卽日出。曹負羈遠送出城。重耳辭曰。大夫請回。重耳久後返國。此恩決不敢負。二人告辭而別。後人有詩云。

重耳週遊不憚勞

出蒲避狄適於曹

曹襄聾瞽輕英傑

衛熒愚矇慢俊豪

受餒曾飡介子肉

困饑行乞野夫郊

若不遇
羈妻介
子肢肉
又要出
血

往來多有人難識

曾似羈妻眼力高

重耳離曹既與僖負羈相別行。不數日車馬又將過。宋重耳問從者曰。橐費將空。吾欲入城見宋侯。以慰數年何如。趙衰曰。宋公雖異于曹侯。然國微土薄。不足久留。臣聞宋公之族名固者。曾與公子有舊。見爲宋國右司馬。公子何不致書于固。問其可否。重耳曰。子餘。趙衰字也。之言是也。遂修書令人貢于公孫固。車馬止停于驛。却說公孫固得重耳之書。次早入朝。奏襄公曰。晉公子重耳出亡過宋。主公何不延入。宋城款之以禮乎。襄公曰。諸侯之公子出亡過宋者甚衆。他人俱未款待。子獨令我待重耳何也。固曰。晉公

此平川同三集

于仁而愛下。日後必能成其大事。蓋非他人之比也。公問於群臣左司馬公孫日夷曰右司馬之言雖是也然宋小邦不能久留亦不可有慢主公宜奉金帛親自出城勞之庶幾兩全其禮公曰子魚之言是也遂取金帛馬疋與文武出城來見重耳重耳與從者皆下馬相迎宋公曰公子遠遊寡人本當延入敝城奈邦微土薄不足收納謹備黃金百鎰良馬二十乘八十四匹也聊壯遊騎之資望公子笑而納之重耳問於從者左趙衰右狐偃皆曰承宋侯厚賜公子拜受其惠待報可也重耳拜受遂辭宋侯而去襄公亦回本城顧謂文武曰吾見晉公子事趙衰如

父事狐偃如父待魏犇為友尊賈宅為兄是四人皆晉之豪傑久後必能相重耳而成霸也却說重耳奔鄭早有人報于鄭文公文公謂群下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國不納今至鄭國吾欲捉送晉侯以啗大國之利何如大夫叔詹進曰晉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豈可殺之文公曰何以見之詹曰同姓為婚其類不蕃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與姬同宗而重耳多子是一助也晉自重耳逃出國家不寧豈非天有待其反而後安是二助也趙衰狐偃皆當世英傑重耳得而臣之是三助也公子有此三助焉可殺之文公不聽曰吾聞嘽云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繁

蕪稷不爲稷不能蕃殖重耳雖有三助父兄皆不能容焉成大事遂令太子伯華率甲士五百伏於城下待重耳入城而後擒之伯華受命而出却說重耳來至鄭城將入以見文公趙衰曰鄭城狹小豈足久淹不如鄭適齊方可以圖大事重耳遂不入城從者昂昂然擁而過之伯華在城上見趙衰狐偃輩皆有虎威亦不敢近

批 不入鄭城 躲過一難

五公子爭權亂齊國

重耳見鄭伯不禮車馬至齊齊桓公令公子無虧出城迎接既至和桓宴之酒至數巡桓公問曰公子歷

八未

聘諸侯週遊列國將以何事爲寶重耳不荅曰視狐

偃偃卽對曰亡人謂重耳也出亡在外故曰亡人無

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桓公默然問曰此子爲誰重耳

對曰此吾舅氏狐偃字子犯是也公大悅謂甯戚輩

曰人言晉獻公有子九人惟重耳出類今日觀之話

不虛傳况其所從皆勇而有禮之士吾欲以宗女各

姜妹者妻之汝等何如戚曰明公所處無有不可桓

公謂重耳曰公子以內亂出游倘不棄敝邑願以宗

女侍執巾櫛不知盛意何如趙衰進曰亡人得沐餘

愛外連齊晉之好內結骨肉之親他日得志返國皆

荷盟主所賜也桓公曰子莫非晉大夫趙子餘乎衰

此評列國志專

衰經之
安不宜
歌矣

曰。然桓公曰。公子有臣如此。何憂晉位不至。遂建大第於城中。將宗女事於重耳。賜其舞女數十人。良馬二十。乘金幣彩帛百輛。重耳拜受。就第朝夕與姜氏飲宴。歌兒舞女不絕管絃。重耳嘆曰。民生快樂。誰知其他。安居齊國。何必區區遠遊哉。一日桓公有疾。宣審戚易牙。賓胥無等。入而謂曰。寡人自得管仲。謀謀衆將。膂力九合。諸侯尊天子。攘夷狄。歷三十餘年。始成霸業。今者不幸。仲父隰朋相繼而亡。寡人又將捐世。汝等宜奉吾太子。各昭嗣位。務期不續舊業。振立齊邦。寡人雖死。亦無恨矣。群臣皆頓首受命。又召太子近前。以錦囊小袋授之。且告曰。他無所囑。但國家

金經
北有患可拆此錦囊。便能保定。太子再拜而受。是夕桓公卒。年七十三。時周襄王九年冬十一月乙亥也。

潛淵讀史詩云

周室東遷綱紀亡。
桓公九合眾朝王。
南征頑楚茅包貢。
西攘山戎朔漠荒。
立衛存邢仁德著。
攘夷尊夏義聲揚。
正而不譎聖人許。
五霸之中業最强。

宋人有詩云。

雖曰春秋無義戰。
善于此者有齊桓。
扶傾濟弱尊周室。
免使民生左袵間。

史臣評曰

春秋亂世諸侯皆以智力併吞齊桓公能以貴而下賤遂拔窳戚於村牧寬而置怨納管仲於俘囚故能不動兵車列國謹從雖其詐力仁義踳駁混用仲尼亦曰正而不譎使當世有能仗義尊王免生民陷於夷狄者舍齊桓吾誰歸哉况其知人善任不念舊惡專以德為綏服又出五霸之首云

牙得姬
應是
牙
不

桓公既死易牙初有寵於無虧之母衛姬至是易牙告衛姬曰先公之位理當夫人之子而嗣今先公以太子託付群臣群臣必輔太子依臣之計今夜即宜率本宮士卒逐殺太子而奉太子即位則大事定矣衛姬許之遂令本宮宦官王貂率士卒及火者五百

牙得姬

人易牙副之打人正殿時當四更群臣正欲奉太子名昭即位然後殯殮桓公忽聞殿外鼓譟而入近臣報公子無虧作亂群臣忙召守衛士卒未集王貂後至金殿斬群吏數百人群臣皆四散而奔走窳戚負太子走出東門王貂追之甚急戚告太子曰昔者先君授太子以錦囊言事迫則拆而謀之今日事至危急何不拆開視之太子即從胸中取錦囊視之乃示其有事即殺宋以取救兵窳戚即與太子奔宋王貂追之不及勒馬轉朝時易牙已奉無虧即位於金鑾殿至午時群臣皆不肯上賀無虧大怒易牙令王貂率甲士劫挾群臣來朝且誡曰如不來者即斬示衆

太子之
人于預
建立可
長可致

冠幾公
子亦慘
六

王貂引兵出朝下大夫開方謂將軍豎刀謀曰吾儕
皆受先君遺託而立太子今易牙作亂立無虧吾儕
豈不能立他公子哉豎刀然之於是開方率少衛姬
亦桓公夫人之宮士卒奉公子元即少衛姬所主名
元據昭明殿豎刀率密姬亦桓公夫人本宮士卒奉
公子商人即密姬所生名商人據於信陽殿三家相
持六十餘日群臣無所朝宗皆閉門不出桓公之屍
在牀眾公子亦不行殮屍蟲如蟻皆散出戶外
潛淵讀史詩云

王者修身治國家
桓公何事嬖如麻
空遺霸跡傳當世
地納殘軀實可嗟

何致生
死

王姬桓公正宮夫人周王之女無子召群臣高奚等
泣而告曰先君不聽仲父之言以至身死屍蟲卒無
殮殯卿等皆從先君以成霸業者也今太子出外衆
尊爭權卿等豈宜坐視國家危亂先君屍腐哉群臣
皆放聲大哭曰衆公卿皆宜以忠孝利害曉諭衆公
子先殮先君之屍後定其位可也高奚等奉王姬旨
到金鑾殿告無虧曰臣等常聞父母之恩猶天地也
故爲人子者生則致敬死則殮葬未聞父死不殮而
爭富貴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焉今先
君已死六十二日屍蟲遍戶公子置而不殮乃逐兄
弟而爭倘諸侯已知集兵問罪異時將求爲匹夫而
此平列國志傳

主喪事
者非太子
子而能

不可得。况欲爭為侯伯乎。言罷群臣又皆大哭。無虧
改容曰。無公等。吾幾為不孝罪人也。然則若何處之。
高奚等曰。太子今已外奔。公子能主喪事。與臣等以
收殮先君。則大位乃公子定矣。其元與商人雖據兩
殿。無能為也。無虧遂號泣。與群臣入正寢。殯桓公於
白虎殿。群臣即奉無虧即位。開方與豎刀聞群臣立
無虧。遂與公子元奔。鄭豎刀與公子商人奔魯。却說
太子與甯戚奔宋。襄公曰。吾昔者受齊盟主之託。令
保太子。今太子見逐。吾合救之。遂令公孫固率兵二
軍殺奔麇。音獻。齊之地名。來。只

陣有二將告曰。吾等乃齊大夫開方豎刀便是也。
齊君傾世易牙。無虧作亂。某等不敢悖先君之命。故
奉二公子外奔。以求諸侯之援。襄公聞說。下馬相見。
二公子以父死不殮之事。告太子。太子慟哭。襄公令
大軍遂屯麇。哨馬報於無虧。言宋公欲送太子入城。
令速下位。無虧大怒。自發大兵五萬。以易牙為先鋒。
王貂為副將。出城近於醜。宋襄公小令曰。無虧暴虐。
百姓不附。齊兵必無鬪志。汝若不進前力戰者。斬首。
示眾。眾將得令。列開陣勢。齊陣突出一員大將。紅袍
鐵甲。高馬長鎗。殺奔前來。齊太子在馬上大罵易牙。
反賊汝助無虧作亂。尚敢出馬來迎。以手麾諸將何

不爲我擒此逆賊。公孫固打馬搶出。更不打話。直取易牙。不知勝敗如何。

批 易牙求到

宋襄公鹿上圖霸

公孫固與易牙二人戰。不十合。宋將伊光祖搭起弓箭。望易牙端發一矢。易牙中箭。落馬。無虧。見易牙中箭而死。走入齊城。百姓閉城。堅拒三軍。又無門。志皆倒戈。以迎宋師。宋師奄至城下。無虧正欲從逕道奔鄭。被公孫固追而斬之。百姓大開城門。迎太子入城。羣臣奉而即位。是爲孝公。孝公即位。盡復衆兄弟之位。羣臣各加官一級。其無虧之黨。盡收殺之。命取金。

息。犒勞宋兵。送襄公返國。宋襄公辭齊歸國。謂群臣曰。

齊桓公威霸諸侯。未死之日。曾以太子託吾。大事。

今桓公死。齊國果亂。吾動數萬之兵。斬無虧。梟易牙。

定齊君之位。而後返。名動于諸侯。今吾欲繼桓公之

志。會諸侯以圖霸。卿等以爲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

奏曰。宋國不能霸諸侯者。其故有三。襄公視之。乃桓

公。桓公襄公父也。長子。庶出也。襄公之兄先讓國不

立。襄公以爲左師司馬公子目夷。字子魚也。公曰。司

馬何故言宋有三不可。霸子魚曰。邦微土薄。兵少糧

稀。一也。文無管仲。甯戚之儔。武無隰朋。高傒之比。此

上四人。皆齊桓公之霸臣。况威德不著。諸侯不從。三

此平列國志專

也。近歲本國有隕星爲石。六鵠退飛。此宋有不祥之兆。三也。此宋有三不可之故。焉可圖其霸業。襄公曰。齊桓公能用一管仲。不動兵車。遂能東征西討。無敵于天下。何在多人乎。但公等協心。諸將齊力。焉有不克。右司馬公孫固曰。霸業在人。能修非係國之大小。今主公能修齊桓之德。臣等效管仲之謀。無有不克。公曰。子堅。子堅公孫固之字。之言是也。然必何如而後可。固曰。因事就事。事乃有濟。主公宜傳告近宋諸侯。約本歲春三月。皆赴曹南。曹之地名。諸侯若至。公請衆侯爲修齊桓之德。立碑頌其勲烈。諸侯感桓公之德者多。必然從之。其在會不盟者。執之違會不至者。會諸侯而伐之。則近宋諸侯皆以公爲修桓公之德。非爲一己之私。則天下雲合景從。宋必霸矣。公大悅。遂修書遣使。遍告列侯。至期。襄公文帶子魚。子堅武帶伊光祖。廖鳴春。衣冠劔戟。列列而至。曹南時近宋。有曹共侯。滕宣侯。邾文侯。陳穆公。各帶文武皆至。赴盟。襄公與列侯升壇序爵而坐。告列侯曰。齊桓公攘夷安夏。德義流於列國者多。寡人追慕不忘。是以會公等而議之。欲爲刻石。以頌勲烈。不知公等之意何如。陳穆公起曰。齊桓勲烈。上在王室。下及諸邦。明公此舉。誰敢不從。襄公大悅。正欲舉筆書盟。立頌。滕宣公名嬰。齊不肯預盟。曰。匡合尊王。人臣之職。扶傾

其書

此平川國志事

復把令
果行

濟弱義理當然。况褒善貶惡。後世自有公論。何必刻石立頌。以尚虛文哉。襄公大怒曰。桓公德在。匹夫匹婦。猶能追頌。不忘。况同列。被其澤而欲忘其德耶。此匹夫故欲背德。違盟也。諸將何不爲我擒之。言未訖。宋人隊中突出。廖鳴春。搶上盟壇。將滕公。執下。綁縛。襄公喝令。監下壇所。候盟罷解。見周王。斬首示衆。列侯各皆失色。滕之文武。股慄戰懼。齊跪壇下。哀丐其君。于是陳公。邾公。曹伯。告襄公曰。滕公雖有違盟之咎。望主宥其初犯。襄公默然良久。方改雄威。令鳴春釋其綁縛。襄公曰。滕子違忤衆命。理合當罪。不觀衆公面顏。難逃寸刃。自今有違命者。盟俱依律治罪。衆

侯皆曰。謹受命。於是立盟于冊。刻頌于石。襄公又曰。

鄆子名玩鄆小國名宋之附庸違命不至。公等可合

兵而討之。陳穆公曰。鄆小國也。不必合兵而討。但調

一枝兵足矣。襄公遂調邾侯先往伐鄆。諸侯各辭歸

國。邾侯領本部精兵。打入鄆城。擄鄆侯來見。襄公襄

公問曰。吾糾合本方諸侯。追耀齊桓之德也。汝何故

違盟而不至。此子不斬示衆。何能率服列國。喝令斬

鄆侯。以祭次睢之社。次睢宋之地名。屬東夷。故宋襄公欲斬鄆子。以祭次睢社。左司馬子魚諫曰。不可。古

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以人祭祀

乎。昔者齊桓公在立絕國。義士猶謂其薄德。今明公

原上之
會不知
鹿死誰

欲修齊桓之業。一會而執滕滅鄆。又以人為祭物。將以求霸。不亦難乎。襄公愕然良久。曰。命釋鄆侯。但罰金帛二十車。以贖前罪。鄆侯叩頭歸。備金帛而至。公孫固進曰。今近宋諸侯俱各服約。宜在齊城東南二十里鹿上。地名。立盟壇一所。修書通告大國諸侯。約今歲春三月皆會於鹿上。亦以修齊桓之德。為辭諸侯。合從霸業。必濟。襄公上悅。修書遣使子魚。自嘆曰。小國爭盟。其禍至矣。使者通告列國。使至楚。呈書於成王。成王讀其書曰。

宋鎮茲父頓首書上

國楚王殿下。茲父聞以力服人者。其勢促。以德服人者。其澤長。故齊桓能以冠裳之會。安王室。諸侯使天下生民各得其所。今既云歿。其功名德義使人興慕。是以父不揣邦微。位下。欲請同列立盟。刻頌彰耀其勲。敬貢尺牘。擬今歲三月上旬。期於齊城東南鹿上。推盟主立約。以修其好。伏乞大車至期。不吝一諾。何幸。

成王讀罷。令使者暫停館。姑俟商議。使者出。王問群臣可否。上卿子西奏曰。齊桓公以千乘之國。因得管仲。方成霸業。今宋土地不及秦齊。兵甲難當。晉楚欲以區區小國。與大邦爭盟。依臣之見。王可修書許其同會。一面令大將領五千兵。伏於孟原。地名在宋北。平利國志專。

擒茲父伐宋國。乘此機會。雖令諸侯。則霸在楚。而不
在宋矣。成王大悅。修書以復宋使。令大將宛春領兵
五千。伏于孟原。以擒宋公。即日與子文。子西。子玉等
發駕往至鹿上。時諸侯皆至。相見禮畢。成王不見宋
公。問曰。宋公何在。吏士曰。未至。詐怒曰。彼爲盟主。何
故後期。令子玉引一班壯士往迎。子玉行不數里。山
後喊聲大振。楚將宛春捉宋公而至。宋之君臣殺向
後來救駕。子玉言曰。公等不必動手。我王欲請爾主
議事而已。宋公見子玉威風凜凜。言語溫柔。只得按
住干戈。隨駕而至壇所。宋公大罵。奸謀何得用兵劫
我盟會。成王大罵匹夫無道。曹芻一會便辱滕鄆二

君何謂修桓公之好。今又詐設喪上之盟。無乃將欲
擄我諸侯耶。左右何不爲我監此匹夫。鼓兵伐宋。然
後斬首以示諸侯。楚之將佐在壇下者。齊聲一諾。聲
振數里。列國君臣面面相覷。戰慄失色。宋兵欲戰。楚
之將士咬牙嚼齒。皆欲廝殺。魯僖公乃率衆侯告楚
王曰。宋公雖辱滕鄆二君。似有過咎。然明公數其罪
惡足矣。必欲執之伐宋。則楚猶宋也。成王見諸侯言
辭當理。將放宋公。鄭文公揚聲曰。宋公強暴大過。何
當輕釋。成王遂令囚宋公。殺奔宋國。畢竟如何。

批 真个只陵棘得勝斜

宋楚泓水大戰

楚王囚宋公。殺奔宋國而去。諸侯追至薄。宋也。擁住馬首告曰。公將求霸。奈何以威力遷劫同列。雖欲成霸。奈眾諸侯不從。何子西進曰。主公宜即薄地立壇。憑諸侯以議宋罪。成王許就薄地築壇立盟。眾侯請釋宋公。乃推成王為盟主。盟罷。諸侯各辭。相別。宋公不勝忿怨。謂群下曰。吾欲求榮。反成受辱。汝等何計為寡人出力伐楚。以削此恨。言未訖。群下一人昂然而進曰。庶上楚人之寡。皆鄭捷。捷鄭文公名。合謀所以故在壇上。揚公之過。以激熊惲之怒。臣愿得一萬兵先伐鄭。而後及楚。若不擒二國之君。誓不班師。公視之。乃右司馬公孫子堅也。公遂發精兵一萬與之。

左司馬曰。夷曰不可。不可。管者文王伐崇。侯虎軍列陣三旬。而不降。退修德教。而後征之。軍未成。壘而出降。今主公內不量力。勗德而欲速咎他人。豈可免禍。公孫固視曰。夷曰子魚乃弄筆迂儒。遂巡畏縮。主公若聽必誤大事。目夷讓固曰。子堅既勇奪三軍。藐視大國。前日鹿上之盟。何不耀威于楚子。又何致主上受辱而歸。襄公終不聽子魚之言。遂令子堅為先鋒。廖鳴春為副將。自率大兵五萬。即日出城伐鄭。子魚出朝嘆曰。君辱已甚。宋其亡乎。宋兵方出。哨馬報於鄭文公。文公驚懼。大夫洩堵寇曰。事急矣。楚兵尚未遠。臣請追而告救。文公許之。堵寇即駕快馬連夜追。

楚成王之兵。至柯澤。鄭地名。見駕曰。臣乃鄭大夫。洩堵寇也。今宋公咎臣主。偏附於王。發兵圍鄭。甚急。臣奉主命。星夜追駕。請救成王。在馬上躊躇。子西進曰。前者擒茲父。宋公名。碍諸侯之類。而放之。今日若以救鄭為名。則破宋必矣。王大喜。即令子玉率五千兵。從泓水。宋之水名。抄出。自率大軍。從柯澤而會。却說宋兵來至泓水。哨馬報鄭人追楚師來救。將至泓水。襄公令前部擺開陣勢。列於泓水左岸。以待楚兵。頃更楚兵奄至。將濟泓水。子魚曰。彼衆我寡。况其兵勢甚銳。不可與之久持。若久持。鄭兵後襲。則進退無路矣。不如乘楚兵半濟。泓水令前部廖鳴春。以鉄騎衝

之。楚必破矣。襄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吾乃堂堂之師。正欲待楚兵濟岸成列。然後交鋒。以決雌雄。方可懾服鄭兵。豈可行詭計。而取勝乎。言猶未訖。楚人皆濟泓水。以列陣勢。戈戟整齊。子魚又告曰。楚兵雖渡泓。登岸。然其隊伍參差。銳氣未振。速乘此一鼓而進。無有不克。襄公曰。君子行兵。不鼓不成列。務待勅敵為名。何可行詭計。以取勝乎。道尤未了。楚兵陣上突出大將。紅袍金鎧。馬壯人雄。手舞雙枝。畫戟立于門旗下。大罵數宋襄公。霸不量力之罪。宋先鋒廖鳴春視之。乃楚大夫鬬勃之旗也。鳴春更不打話。輪刀直取鬬勃。戰不十合。鬬勃戰敗。渡泓水而逃。宋兵亦將

濟泓而追子魚見楚人戈甲精銳非真敗之勢在陣後大呼曰楚兵必詐不可輕追宋兵不聽皆下濟水鬪勃勒轉馬頭令將士列於右岸亂箭射於泓水宋人不能登岸死者甚衆正欲抽兵忽聞泓水左岸敵聲大振塵霧漫空宋人視之乃楚將宛春殺來至左岸亦令衆亂射宋兵宋兵立在泓水中流左右被箭自相踐踏溺死水中者十喪八九伊光祖見事急令公孫固廖鳴春殿後自與子魚翼襄公之馬擽命殺上左岸宛春攔住馬頭大殺一陣端發一射直中襄公左股襄公倒翻下馬宛春挺刀便砍伊光祖力救上馬而走廖鳴春亦被箭傷死於泓水公孫固棄盔

甲作步軍而逃楚人亦不來追但扎住兩岸捨奪宋兵戈甲數十餘車班師而回
潛淵讀史詩云

襄公之死

連天泓水白茫茫
旗影亂翻波似雪
魚龍湧躍山川竭
可笑襄公非勅敵
宋楚交兵兩岸傷
戈鋒遙映浪如霜
鳥雀爭飛四野荒
寧將十萬喪長江

襄公引殘兵歸宋宋之百姓有從軍而戰死者其父母妻子皆相訕於朝外怨襄公不聽左司馬之言不擊楚兵於未濟之時以致有敗近臣以百姓之言奏于襄公襄公乃嘆曰君子用兵不因重傷不擒二毛

姑息
仁何碑
伯業

寡人雖亡國之餘。豈因阻隘而求勝。豈可擊人不成。列。乃長嘆數聲。箭瘡迸裂。倒于座下。群臣急救而起。嘆曰。吾早納子魚之言焉。至今日。是夕遂卒。群臣奉太子名王臣立。是為宋成公。此五霸之中。宋襄公繼齊桓公之後。欲成霸業。但其不量力而卒。不得志於諸侯也。

雙湖胡先生評曰

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強暴不如秦楚。而興師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喪死之戚。鹿上之會。見辱于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

眉山蘇先生古史評曰

襄公欲霸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以此兵敗身死。余嘗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為君子。又可笑之甚也。

潛淵讀史詩云

五霸功名孰最強

齊桓炳炳著聲光

襄公不量力而起

枉死身從戰後云

又一絕以嘆子魚有先見之智云

戰國君臣相弑誅

謙而讓位有誰知

襄公不納當時諫

至死方知嘆子魚

批 宜作一為戰場

晉子圉逃歸嗣位

却說晉惠公有疾宣群臣狐突等問曰寡人疾已至危太子又委質在秦此事若何區處突曰先君鳳公也之子九人因驪姬之亂悉亡於外今主公倘有吉凶何不招集群弟擇其賢者立之待與秦通舊好太子歸晉然後復承其位則隣國聞之豈不以主公為賢乎公曰吾之兄弟雖衆惟重耳獨賢今聞出亡於齊誰能奉詔以迎之卻芮進曰臣請奉詔往迎公子惠公許之芮出至外宮惠公夫人梁氏太子圉之母

聞其說召芮問曰主上自有親子在秦何聽狐突之言棄子而立兄哉芮乃惠公幸臣遂就梁氏之謀乃曰夫人不必致慮臣即往秦迎太子歸國絕却重耳之事有何不可梁氏曰太子委質在秦汝若明請秦伯必不肯放歸國止宜密往秦國見太子使之逃歸可也芮然之遂密往秦入太子府中至晚潛入見太子太子驚曰大夫何以至此芮請屏左右告曰主上將薨臣奉夫人命來迎太子歸國太子名曰吾即請秦伯命而歸芮曰不可秦人恐晉加兵報韓原之仇故執太子為質今若請命秦伯必不肯放况國家群臣皆欲迎重耳故使臣往齊臣不敢拂夫人之命

批言及國志

舍齊而至殿下遲疑。重耳若知則大事去矣。圍然之。令芮潛於後室，乃與其妻謀曰：秦穆公之女名瑤，吾聞父病至危，吾欲歸省，恐汝廝禁。今欲與子同歸，汝意若何？羸氏曰：子乃晉太子也，為質于秦數年，今欲歸省，理之當然。吾父使妾侍執巾櫛，所以固子之逃也。若從子而東歸，是違父命，吾何敢。圍曰：吾請父命，可乎？羸氏曰：請命則不得歸，子盍速逃。圍曰：倘吾離此，公主告父而追，如何？羸氏曰：父子夫婦，人倫所共。吾既不背父而從，夫逃，又豈從父而害夫乎？吾固不從，亦不敢言。子盍速往，不然，事洩則禍至矣。太子是夜與羸氏吞穀訣別，遂與卻芮逃歸。時惠公將死，聞

日從夫
之叔平
天婦人
倫所共
手

太子至，召入傅位。卻芮亦以往齊。遇太子，即奉而歸。蓋滿朝士夫皆以為真是女，公卒，群臣奉圍即位，是為懷公。梁氏召芮問曰：太子既歸而立，汝之功也。群公子及從，臣在外者若不消除，久後必有相征之禍。此計若何？可處？芮曰：此事誠易，但主上退朝，臣獻一計，則盡可除之。會懷公退朝，見母芮從而進曰：主上樂乎懷公？曰：貴為大鎮，諸侯富有晉之土地，何所不樂？芮曰：君知其樂，未知其憂。公曰：何憂之有？芮曰：今主公在秦，私歸，日下秦必有征伐之禍，一憂也。先君之子在外者多，不日有結連秦楚而爭位，二憂也。公驚曰：然則若何？芮曰：先除內亂，後為秦謀。今衆公子

此平川國志

期期而
不至無
液

賢能者莫如重耳。而重耳之賢從者莫如狐毛。狐偃。明日宜囚狐突。毛偃之父令寫書以召二子歸朝。加封重賞。狐氏二子歸則重耳孤立不能有所為。我得之同謀國事。齊楚雖強亦不足畏也。此一舉兩得之計也。懷公悅。次日設朝問狐突曰。今舅氏毛氏二子從重耳出亡在外。吾欲召而用之。恐不肯歸。太師狐突獻公之岳父。故官為大曰。必親寫書以召歸。吾當重加封賞。如其不至。太師難免一死。突辭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且策名委質。貳乃有辟。臣之二子委質而事重耳。臣又召歸使仕於公。是父教子為貳臣也。此臣不敢奉詔。懷公力強狐突。寫之。突仰天

誓曰。如必欲使召。吾寧就死。擲筆於階。岌岌不服。公大怒。命斬狐突。偃諫曰。狐突雖違君命。乃國之元親也。不可加刑。公不聽。喝令斬之。

潛淵讀史詩云

毛偃英才擇義從

賢哉狐突教見忠

晉懷枉迫元臣死

正氣漫漫萬古風

郭偃出朝嘆曰。晉侯無辜殺大臣。禍必至矣。狐突家人聞突被戮。星夜投齊來見毛偃。畢竟後事如何。

批 而父至之教

趙衰狐偃奪重耳

當時重耳在齊安居。忘返朝夕。止與姜氏飲宴而不

出趙衰狐毛輩十日不能一見。乃相與謀議於南畝。桑陰下。衰曰：「某等以公子有爲，故不憚勞苦，執鞭從游。今寓齊四年，偷安惰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見，何能成其大事哉？」衆皆嘖嘖未已。忽前途一疋白馬號哭而至，衆視之，乃狐突義子狐守忠也。毛偃問其原故，忠具事以告。毛偃弟元大哭，怨罵懷公。衆人慰曰：「不必慟哭。他日公子返國，報仇可也。」衆人離桑陰歸府，欲謀奪公子逃歸，却不知姜氏婢妾數十餘人採桑於綠陰之中，聞趙衰等謀歸，告姜氏言公子之徒欲謀奪公子逃歸。姜氏曰：「汝等何以知之？」衆妾具其故以告姜氏，點頭而已。湏臾，趙衰狐偃曰：「李

將行
子必從

孫四人入後宮，告姜氏曰：「公子安在？」姜氏曰：「醉臥未起。」公等有何事情？衰等曰：「公子昔在國家之時，每三日一出獵，五日一演武。今在齊國數年，悉廢其業。恐後日不能以成大事，故某等愿請來日公子出獵，演武以圖恢復。」姜氏微笑曰：「公等不欲公子出獵，持將劫其逃歸耳。然吾已知矣。」衰等面面相駭，告曰：「不敢如此。果請出獵。」姜氏以手指婢妾曰：「爲我斬此數妾，自有主張。」衆皆告辭不敢。姜氏喝令速斬，衆又不。知緣故，斂手不動。魏犇拔所佩劍曰：「某敢奉令。」一刀一落，遂斬十妾頭來，請告其故。姜氏笑曰：「若公諒者，能成公子之志耳。然公子有四方之志，吾豈苦留今

公謀奪其歸。吾蚤妾十餘輩。皆在桑林。知而告吾。吾恐其露機於齊侯。齊侯必不肯放歸國。故令斬之。以絕其機。今夕吾勸公子歸國。如其不諾。吾設宴使飲。大醉。公等可以車載出城。事必諧矣。衰等頓首曰。賢哉。夫人也。遂受命而出。次日姜氏設宴於百花園。邀重耳。賞花酒。數巡。姜氏令侍婢折一枝殘花。燃於手。目視重耳。而歌曰。

花正鮮兮春已歸。

春歸花老鶯聲悲。

浮生一夢花相似。

春去春來人不回。

重耳謂姜氏曰。吾與子正青春。兩敵匹配及時。何賦此春老花殘之句。姜氏不答。

又賦一絕云

萬物成功要及時

君如不信玩花枝

花開必乘陽春景

莫待春殘空自悲

重耳駭然。固詰姜氏所賦爲誰。姜氏曰。子有四方之志。今因妾羈縻數歲。安居忘返。從者欲請爾而不得。見謀於桑陰。吾妾聞之。吾恐事露。卽殺之矣。子宜速行。光陰流水。歲不待人矣。重耳曰。人生如駒過隙。得適其志足矣。何必馳騁心神。與人爭抗哉。吾將與子老歸於齊。再不動矣。姜氏曰。妾觀子離晉國而晉不寧靜。豈非天欲以晉君待子哉。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今天有意於子。而子自懷安居之志。大不可矣。重

優不可

耳變色。姜氏曰妾姑勸汝。子堅意不往。亦可。奚必怒為乃舉酒勸重耳。暢飲至晚。重耳大醉。姜氏召趙衰等以車入宮。遂將重耳乘醉載出。姜氏謂衰等曰。公子非久下人者。子餘子犯皆有輔相之器。珍重勉之。衰等再拜而出城。漢都護大夫劉向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霸業

時子犯御車。子餘子推持戟而翼。賈它曰。季顛頡。魏犢等後護前擁。行六十里。重耳酒醒。見子犯前御。知

姜氏出。已乃拔子餘之戟。車以刺子犯。用等以計奪我事。若不濟。吾必刃舅。肉而食之。子犯笑而進曰。事如不濟。吾不知死在何處。焉得與爾食之。事如有濟。子當列鬲而食。偃肉腥臊。何如可食。子餘奪戟告曰。某等以公子有大為之志。故舍骨肉而從。奔將圖功名於竹帛也。今夷吾已死。子圍繼位。殺狐突。將盡誅出亡於外者。子乃安居於齊。無復恢復之志。為何重耳。忿忿不息。疑惑不進。魏犢厲聲曰。大丈夫當努力向上。以成大志。何其屑屑與兒女子偷安哉。重耳解容曰。然則今日欲往何國。子犯曰。桓公已死。諸侯叛齊。此圖大事。近聞楚子大敗宋

七平川

圖大事近聞楚子大敗宋



